



二、
(一)

詩中的感官，從原本是快樂的，而且偏向視覺。但之後「聽見自己哭泣的聲音」筆鋒一轉，透露出憂傷的情緒，並且轉為聽覺。而最後「一片樹葉提早轉黃的聲音」又回到了視覺描摹，然而，那情感更顯悽愴，甚至接近崩潰，如同馬勒的第六號交響曲或布勒折的死之勝利。

(二)

季節的感思

常常，我記起傅雷那句名言：「藝術家是敏感的，是易受外在環境影響的。」藝術家是自然的產物，是杜麗娘，應自然這張道姑的召喚而重生，自然對季節特別敏感。春花發了、秋葉落了，第一位感知，並且把生命融入季節遞嬗的書頁間，供人翻動玩味的，必然是藝術家。

我自詡為一位藝術家，可惜我的靈性不博大，盛裝不了廣袤的宇宙；我的心思不敏銳，感知不了細膩的愁思。而季節我對季節的印象，竟然並非那令人心神舒暢的春花秋月，而是韋瓦帝、柴科夫斯基與葛拉祖諾夫，頂多加上幾曲崑笛，一句「他年若得蟾宮傍，不再梅邊在柳邊」便以為是秋。沒見過霜雪，只讀過幾句「季子平安否？便歸來，平生萬事，哪堪回首」便沾沾自喜地以為是寒風冷冽的寧古塔邊，那風霜砭人的冬日了。季節，我也曾玩味，也曾怨嘆春花的凋謝，哀婉秋葉的掉落。偶爾一片沁涼的晚風或西建無生息地自夢中流入我的心坎，便會聚成一潭不甚高妙的詩。我品味季節，玩弄風月，不過是以十分粗淺鄙俗的方式，比起那聞秋而悲而逝的歐陽修杜麗娘，比起那遇雨而泣而興的唐明皇柳夢梅，甚至比起航觸交錯間幾句酒令、一場投壺，都相去甚遠。自然，不足以稱為詩人，更不足以做為藝術家，作為阿波羅的僕從。

我便這樣無知怨嘆了不知多少載，直到有一回，在偶然的機會下，我從那片我自以為發現的瓦爾海姆鑽了出來，偕同朋友去賞秋楓。「而且」朋友特別叮囑「不許帶書」我一開始並不了解朋友的用意，只怨嘆少了好幾個小時看書的時間。賞楓的山路沒有多少遊人，只有幾台大卡車偶將一片將故去的美妙捲起。我們便這樣優閒的，漫無目的的走著，而我心中仍念著是否有更好的形容詞來描述這些紅葉。夕陽下，幾朵雲才為落日所追趕，偶爾還依稀聽得遠處山澗邊昂丹以蕭邦或拉威爾蠱惑著來人。突然，應該是風起了，把一片承受不了如此沉重西風的脆弱胴體吹亂。「風乍起，吹皺一池春水」他隨口吟道。「你不憂傷嗎？畢竟，這是他們的天鵝之歌，是杜鵑喋血前最終的吟唱。」我問到。朋友沒有應答，只是以眼神示意

我專心凝望這我未曾留心的美。我靜下心來，將修慈文具拋棄於晚天的彩霞。紅葉被憂愁而平靜的風應生捲起，遠方的山又似乎收納了太多晚霞，開始堆疊，斟酌在一片片紅葉之上。我似乎忘記所有我所記憶過的文具或華麗的辭藻，心中只剩下無數的感動，無數的震撼，想以比馬勒更馬勒的合唱頌讚上主創造這美景。然而，在這美景之前，一切的文句、賦格又好似多餘而無用。「還想詩嗎？」朋友問我，我搖了搖頭。「這就是我帶你來這的目的」看我眼角汨汨的淚，他又笑道「藝術是火，藝術家是不哭的。」

那天晚上，我獨自在房裡聽了柏拉姆斯的《第貳號鋼琴協奏曲》。法國號緩緩奏起，似風，鋼琴的琶音裝飾奏則似落葉。幾片落葉被我帶回，與香片及旋律亦同溶解沉澱在了杯底。似乎，我了解到，過去我所哀婉的，並非四季。而四季，而詩，得靠自己雙腳去體會。

藝術家之所以敏感，之所以先知道季節的道來，是由於他們最願意貼近自然。而在最高妙的四季景致之前，只剩下了感動，任何文詞，任何音符都不具意義。然而，無言之中，更具生命力的作品將被創造。這也是傅雷的主張，也是每位藝術家奉為圭臬的準則，也是四季予我最重要的哲思。

